

## 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

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

伏·此據正義所引·

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

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

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

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

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

見詩本義

王基又作毛詩

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

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

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

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

並見經典釋文·

祖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

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

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稿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

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岐兮，勿翦勿

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特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

掎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

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闕。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駁駁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 附釋音毛詩注疏

## 卷六〔六之一〕

###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晉僖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幣。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居唐。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一君。史佚因言。

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燹爲晉侯。是燹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時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冀十里。應劭曰：順帝改冀曰永安。則燹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燹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城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四。太原大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恆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冀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晉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燹，燹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害，下民其咨。又稱使縣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皋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子乘四載，隨山刊木，一旣，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旣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記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儻，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倭侯，甚尚愛物，儻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宣白。白生倭侯司徒。是倭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莒。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倭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倭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實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旣并翼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恆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都。又謂之爲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蔿使軍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軍公子。則城聚以處軍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廋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

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季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郭侯卻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噉。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厲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襄。襄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郭。晉人謂之郭侯。則哀侯之立。郭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爲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鴝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綱鑑。林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衣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芣。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詩。鴝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鴝羽不爲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爲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爲。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爲厲公之詩。但序本爲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鴝羽。林杜。旣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說文。蟀作豐。僖公。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仲反。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

〔疏〕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太儉。儉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閑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益。又恐過禮。欲

令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旣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爲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爲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箋憂深至之類。○正義曰。此二文計

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蟋蟀。蜚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云。我。我僖公也。蜚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聿。尤橋反。莫音暮。除。直慮反。同。注。蜚。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蛚。復。扶又反。

###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已。甚。康。樂。職。主也。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大音泰。徐勣佐反。下同。居義如字。協韻音練。

###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荒。大也。瞿。矍然顧禮義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矍矍然顧禮義也。○好。呼報反。下同。瞿。俱具反。

〔疏〕蟋蟀至盟盟。○毛以爲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爲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爲節。君若自樂。無甚大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大好之。當如善士矍矍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異。餘同。○傳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蟀。蜚。蟋。蟋。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黑〕語曰。趨織鳴。蟋蟀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

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爲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爲節。君若自樂。無甚大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大好之。當如善士矍矍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異。餘同。○傳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蟀。蜚。蟋。蟋。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黑〕語曰。趨織鳴。蟋蟀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禮運曰。禮醴在戶。樂醴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闕止。十月爲闕。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芣苢云。采芣苢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繼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爲去也。○箋我我至耕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信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爲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脩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揚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淪場。朋酒斯饗。言國君閑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傳曰。已甚康樂。職主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君雖至政令。○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爲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益。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益而反。以反爲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益。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傳荒大至禮義。○正義曰。荒爲廣遠之言。故爲大也。釋訓云。翼翼。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顯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顯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顯禮也。○箋荒廢至禮義。○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運及虛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良善。釋詁文。○淫



遇・行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外・禮樂之外。箋云・外謂國外。四境。○禮樂・此一樂字音岳。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蹶蹶・動而敏於事。○蹶・俱衛反。

〔疏〕傳蹶蹶至於事。○正義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

〔疏〕箋庶人至無事。○正義曰・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擊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慆・過也。○慆・吐刀反。

無己大康。職思其憂。

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休休。樂道之心。

###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樞。木或作藍。烏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注同。朝。直遙反。廷。徒佞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下同。掃。蘇報反。本又作埽。下同。

〔疏〕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據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鍾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鍾鼓不能以自樂者。

二章云。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掃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掃。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鍾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鍾鼓者。娛樂已身。其事小。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鍾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鍾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

鄭卽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卽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 山有樞隰有楡

輿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楡。以朱反。莖、田節反。沈又直黎反。○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婁亦曳也。○曳。以世反。婁、力俱反。馬云牽也。○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宛。死貌。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宛。於阮反。本亦作苑。愉。毛以朱反。鄭作偷。他侯反。○

〔疏〕山有至是愉。○毛以愉爲樂。○鄭以愉爲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傳樞莖。○正義曰。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楡也。○傳婁亦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爲一事。走馬謂之馳。

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傳愉樂。○正義曰。釋詁文。○箋愉讀至偷取。○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爲偷。言偷盜取之。○

### 山有栲隰有杻

栲。山栲。杻。榘也。○栲音考。杻。女九反。樛。勑音反。又他胡反。榘。於力反。

〔疏〕傳栲山栲杻榘。○正義曰。皆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栲。杻名榘。郭璞曰。栲似樛。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標樛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栲與下田樛略無異。葉似莢狹耳。吳人

以其葉爲者。方俗無名此爲榜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榜者。葉如樸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榜櫟。許慎正以榜評爲椶。今人言榜。失其聲耳。粗。槿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

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藥正白。蓋樹。今宜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

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槿。材可爲弓弩幹也。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洒。灑也。考。擊也。○廷音庭。又徒佞反。鼓如字。本或作擊。非。灑。色蟹反。又所綺反。

保。安也。箋云。保。居也。

〔疏〕傳洒灑考擊○正義曰洒、謂以水濕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傳保安箋保居○正義曰。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之。上云他人

是恤。謂得已樂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己之安以爲安。故傳訓保爲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爲居。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漆音七。木名。離。力智反。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也。水。引也。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疏〕

手有至永日○正義曰。賈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瑟。有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

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傳君子至於側○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

瑟。則是日用之。故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沃。烏毒反。

〔疏〕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至沃焉○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

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箋封沃至之邑○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

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警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 揚之水白石鑿鑿

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與者。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鑿。子洛反。激。經歷反。湍。吐端反。洗。蘇禮反。又蘇典反。去。羌呂反。垢。古口反。惡。烏路反。又如字。

###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爲緇。緇。丹朱中衣。中衣以緇繡爲領。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緇音博。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下文同。鄭改爲宵。繡音甫。宵音滑。本作緇。純。眞。尤反。又眞順反。

###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箋云。君子謂桓叔。○樂音洛。

〔疏〕揚之水至不樂。○正義曰。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日以盛。

張。吾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襮。緇繡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昔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繡領至曲沃。○正義曰。釋器云。繡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繡文以襯領。是繡爲領也。郊特性云。繡繡丹朱中衣。大夫之禮也。大夫服之。

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纁袷尺。注云。中衣纁袷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七服爵弁之服。以絲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曰。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纁爲領。纁纁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箋纁當至桓叔。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纁纁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纁讀爲綰。綰。綰名。引詩云。素衣朱綰。彼注此箋。皆破纁爲綰者。以其纁之與纁。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纁。五色備。謂之纁。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纁文。不得別爲纁稱。纁纁不尋同處。明知非纁字也。故破纁爲綰。綰是綰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綰。魯詩以綰爲綰。然則綰是綰綺別名。於此綰上刺爲「纁」文。故謂之纁纁也。綰上刺纁。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綰。故爾雅纁領謂之綰。綰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纁。而郊特牲及上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綰者。箋破此傳纁當爲綰。下章纁字亦破爲綰。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綰。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纁。纁也。則是以纁爲義。未必如鄭爲綰也。如傳意。纁得爲纁者。纁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纁。初刺一色。卽是作纁之法。故纁爲刺名。傳言纁纁者。謂於綰之上纁刺以爲纁。非訓纁爲纁也。孫炎注爾雅云。纁刺纁文以纁領。是取毛纁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纁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卽云從子子沃。故言晉城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爲之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

皓皓·潔白也。  
○皓·胡老反。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繡·黼也。鵠·曲沃邑也。○鵠·戶毒反。

〔疏〕傳鵠曲沃邑○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

粼粼·清激也。○粼·刊新反·本又作磷·同·激·直列反·或作微·誤。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長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



焉。

○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

〔疏〕

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稱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椽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據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掬。沈居局反。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比。王肅孫駟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佼。古卯反。

椒聊且遠條且。

〔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且。子餘反。下同。○

〔疏〕

椒聊至條且。○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椽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彼已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得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遠益廣博。必將並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助語也。傳椒聊椒。○正義曰。釋木云。椒。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